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興岱

謄錄監生臣蔡臨

成都文類卷四十九

宋 扈仲榮等 編

雜著

四子講德論

漢王褒

褒為益州刺史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論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趍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懐寳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螽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嚚頑顧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

塗覿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鷹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敵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携手俱遊求賢索友歷於

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咏歎中雅轉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遊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遊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

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
謹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
而咏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
以歌詠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
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趍
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趍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
藴於碔砆凡人視之怏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寳也
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

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聊宇宙明君之恵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兹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廸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恵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遊先生色勃眥溢曰是何言歟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於

大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遍曉聖德莫不沾濡厖眉耇耈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君子於君父之常義

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冏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
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
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纍集
江海不以為多鰌鱓並逃九罭不以為虛是以許由匿
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
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剌史質敏以
流惠舒化以揚君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
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窒計沮

議何傷頎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頎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民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頎二生亦勿疑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

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遍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有咎犯趙衰取威定伯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王廖由由余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

孫叔子友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勾踐有種蠡泄庸尅滅
强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
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强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
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
有聖賢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
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
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
茂是以海内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

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遜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息者欲罷不能偃息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德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鋭以貢忠誠允顒推主上洪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禄勤增奉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踈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

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莅莫不肌栗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怔忪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蓄狸牧獸者不育豺殖木者憂其

蠧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寛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内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詞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

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冠甲士寢而旍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强者也天性驕蹇習俗鉄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兎穫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

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邉杌士屢犯舄羌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阻顏燋齒梟𦗏翦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謳吟鼓掖而笑夫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滿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黯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尅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即位告天文

漢先主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

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與羣下教

漢諸葛亮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

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諸葛武侯廟古柏文　　唐段文昌

是草木有異於草木則靈武侯祠前柏壽千齡盤根擁門勢如龍形含碧太空散霧虛庭合抱在於旁枝駢梢葉之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冥攢柯垂陰分

翠間明忽如虬螭向空爭行上承翔雲孤鸞時鳴下蔭芳苔凡草不生古色天風蒼蒼泠泠曾到靈山老柏縱横亦有大者莫之與京於惟武侯佐蜀有程神其不昏表此為禎斯廟斯柏實播芳馨

誡子元膺文　　僞蜀王建

永平二年漢州什邡縣獲銅牌上有六十二字建嗣子更名元膺字昌美符銅牌膺昌之文建以元膺年少權重命士為文誡之曰

吾提三尺劒化家為國親決庶獄人無枉濫恭儉畏慎勤勞慈惠無一事縱情無一言傷物故百官吏民愛朕如父母敬朕如天地汝襁褓富貴不知創業之艱難更汝之名上應圖讖勿驕勿矜勿盈勿忌惟敬惟誠惟謙惟和内睦九族外安百姓赤心待羣臣恩信愛士卒刑罰人之命也無狥愛憎姦邪國之賊也無信讒構絶畋遊之娛察聲色之禍然後能保我社稷君我民臣吾蚤暮戒勗恐汝遺忘當置於几案出入觀省

下蜀國教

孟知祥

取威定霸乃公侯權變之方捨爵榮勲乃皇王叙酬之典其或兵屯萬旅地廣三川周環列國之山河奄有全蜀之封部儻不從權而徇衆則稽錄効以報功今禀命於中朝得專制而行賞但念承世家之餘慶受旌鉞之殊榮自領成都於兹半紀窮奢極侈固斷意而不為講武教民在安邉而有作往歲方勤述職務保永圖不幸諸藩構成深隙此際主兵將帥争陳排難之功運策賔

僚咸展出奇之略因興武旅分蕩渠魁累破竹以焚枯
連開疆而拓土其次諸司奉職庶吏推誠咸著勲勞豈
忘奬答一　昨聖上以顯分忠佞遂降冊封礪岳帶河銘
大君之異寵輅車珠冕表列國之殊榮仍示優崇俾行
墨制上自藩方之任下及州縣之官凡黜陟幽明許先
行而後奏自可保不僭不濫之典賞立功立事之人必
無患於不均庶有覬於允當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録民詞　阮昌齡

景德三年秋九日蜀民康平上欲天下皆如蜀也遂召我公以歸將行僚吏儒士泊外學之人咸發詞詩以稱導盛德而民吏謡頌無以上達屬邑吏陳留阮昌齡録其民詞以獻

國無忠貞遐僻孰禦治非禍亂英雄孰覩順賊始平焚溺無主帝閽憫然曰公汝處公不宿命臨機威撫若凛而暘若旱而雨若饑而哺若嬰而乳氛沴廓清餘梟尚翕元戎矜功沉吟翫侮公氣如虹言發樽俎瞻汗四落

再造蜀宇廻車未停賊熾復舉賢臣迭治秦豎孰愈公在雍都帝憂宸諭捧詔秣馬足不入戶炎風劒山五日而度公之來尸一從舊矩公之至日衙從雲委旦駈暮警執刀挾矢公曰自疑民疑何弭賔而去之權震千里公至之始獄不容質躬詢親决百不留一禁倖塞奸削枝從實以今方舊年不及日僭闕遺則五門三閾朝西承天規號弗革公爲扁署州郡之式盡革舊制以斷民惑玉壘之西禽戎獸夷公爵其師誠而禮之刻巳削俸

以懷以綏萬里克醜麽之軒墀翹翹錯薪歲貢霧臻文翁遠矣蜀秀無聞公薦其三張及李畋張逵翩然凌雲企慕承化儒風大振大會舊規革偃被馳公曰頓拒民其怨咨萬衆所集必布奸欺首罪一夫路無拾遺西戎之利星精月駟舊貫峻嚴千不一至公寬其法鵜聯鱗萃蜀蚕奮種葉價日聳公教種桑麕疇庇壠歲不外求懽聲四踼豪居大宅覆溝侵陌輪蹄梗蔽姦宄逋匿公直舊繩廓然四闢周伯麗天帝億宋年訛言勃興咫步萬傳公

誅狂魁風清兩川公醼賓友弗鼓弗鐘奕棊排星鳴蛸

疊鉾爾威爾暇權在其中公歸内署弗跣弗寐夜息晝

行集寅衙未必躬必親孰敢㵲易蜀腰川頸春酣王柄

妙音俊毫惠黠修整公堂蕭然鍊真弔影雷足蹄金盞

機眉針奇名怪狀水陸之琛公室罄然左書右琴無私

於身不欺於人高卑無間毫纖必均遊之如海視之如

春吾不知其仁我用既給我倉既溢子孫孝悌牛羊蕃

息刑不横及吏不相賊吾不知其德言發座右事在遠

夷法成筆下名行九圜從權約制不間洪纖吾不知其機賢愚必察親酬一乎見始窮末罄理盡情若在鑑水若經權衡吾不知其明日帝有詔公拜以愉爰膏其鎋爰飼其駒曰鰥曰寡晨不俟夜佇立泣俟縶公之馬曰童曰艾昏不俟晨驚呼踴走招公之轅有詔弗可虛席黃扉彼濟天下我亦隨之兩康吾蜀公豈弗思公馬既逸萬蕩交顧願繪神姿願葺生祠青山碧𡼏願留兩碑

錄二叟語

何耕

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設土牛而磔之謂之班春所從來舊矣其說蓋微見於吕令而詳於續漢禮儀志大抵先王謹農事之遺意也成都大都會自尹而下茗漕二使者之治所在焉將春前一日有司具旗旄金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迎所謂芒兒土牛以獻於二使者最後詣尹府遂安於班春之所黎明尹率掾屬相與祠句芒環牛而鞭之三匝退而縱民磔牛民讙譁攫攘盡土乃已俗謂其土歸置之耕蚕之器之上則蠶孳而稼美故爭

得之雖一丸不忍弃歲率以為常紹興丙子余往觀焉見二叟立牛側一叟撫牛而歎曰是孰象似汝孰丹堊汝孰引羣吏俎豆而羅拜汝方旗旄金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雜然而前陳以導汝至此而空一府之人以觀汝也不亦榮而甚可樂歟俄而挺者競進擊者交下而汝始碎首折骨矣譟者奪者負者趍者而汝始蕩為游塵散為飄風矣嗚呼悲哉今夫富貴之家髙明之門倚勢而怙寵役物以自奉嘘吸生風雲叱咤為雷霆偃然

自以為莫已若也有不似茲牛之始至者乎及其權移而運去大者隕身赤族小者觸刑抵罪雖三尺孺子莫不聞而哀之有不似茲牛之既磔者乎吾悲夫禍福之無常而慶弔之相躡於俯仰之間也吾又悲夫造物者之戲人胡為而至斯極也吾是以歎一叟扃扃然笑曰子何言之陋耶是安從生自土而為泥自泥而為牛土不知其為牛也自牛而遭磔磔而復為土土不知其非牛也彼既不知其為牛矣則雖象似之丹堊之俎豆而

羅拜之與夫旗旄金鼓俳優侏儒百伎之戲迎而致之空一府而觀之彼且何榮而何喜乎哉彼既不知其非牛矣則雖擊之碎之敗之奪之彼且何懼而何戚乎哉牛固無所喜愠而世之人方且認外物以為已有其未得也抉術用數以致其必來而其既去則猶殫智極力以幸其少留也可不為之大哀乎其有愧於兹牛多矣而造物者初何與焉莊子曰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予無庸歎嘗試以是觀之余竦

然異其言迫而問之若何為者也二叟皆不告而去余歸而録之蜀固多隱君子哉

論華陽縣釋奠不當廢說　　李燾

凡州縣皆得祀孔子自隋唐以來著於令祖宗因之未始革焉而獻議者猥曰令不該載倚郭其州所治之縣春秋釋奠當廢禮部太常寺遂從其請愚竊以為過矣夫令所稱縣一也雖州所治其名號事物皆未始異其文何獨於釋奠而疑之蓋有民斯有學有學斯有祭雖

無孔子而庠序之教已行先聖先師之祀固不乏矣而專祀孔子則始於貞觀祀者所以報德也孔子之德斯可謂至而其報之也抑薄矣釋奠者祭之略也其禮樂不具精意以享猶或慊然於中既不能有所增益又從而末殺焉愚不知其說也國家文致太平其於學校用意尤切故發大農之錢以修廢補壞雖縣小吏亦使得參掌其政德至渥也然戎事甫修學政僅有存者耳若州所治之縣抑又甚焉破屋頹墻象設狼戾非祭之日

則灑掃往往弗及幸天子明聖制詔諸道無間遠邇悉崇起之士大夫莫不歡以承命功緒未亟成也而百世之祀浸以隳其舊典此豈朝廷意邪獻議者誠過矣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塾而升於黨自黨而升於國其出入進退皆有等級次第不可超越陵犯所以簡賢而絀不肖也後世取法焉故州與縣皆自立學非直分彼此而已今州所治之縣學固在也議者已廢其祭乃欲使縣之諸生遇祭日則權赴州學陪

位其出入進退將何所依據耶若夫據舛駁不純之書
惑黨遂之互名而謂學不別立者傳注之迂僻不可從
者蓋禮莫嚴於祭其辨上下限中外也滋汲汲焉祭而
可合則庠序之制不必分矣雖廢學可也何止釋奠釋
奠廢則先聖先師之廟貌為無所用之立學而無先聖
先師尚可謂之學乎設而不祭猶無也喪其本矣且州
所治之縣其得通祀者非特孔子也社稷風雷雨師皆
與焉釋奠并歸於州則風雷雨師社稷之祭亦在所廢

矣張官置吏治此縣也不祭社稷何以為民釋奠孔子與祭社稷寧有異哉記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雖過而舉廢猶不敢若舉而當奈何廢之昔商之末也犧牲粢盛既於凶盜而周漢方盛時咸秩無文廣增壇場珪幣其治亂禍福皆可明鑒愚欲力破新議追還舊章使國家無殺禮之祀之嫌其亦上之人所樂聞歟作釋奠不可廢說

成都文類卷四十九

成都文類卷五十

宋 扈仲榮等 編

誄

白雲張先生誄　蒲氏

按國史其妻蒲氏芝為之誄

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氤氲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

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禄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脱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址吾欣髙躅踈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洒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戸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汍瀾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巳乎吾人嗚乎哀哉

樂善郭先生誄

楊天惠

孟子論士以為入而獨善其身則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出而私淑諸人則孝悌忠信誨人不倦如此人者蓋古之所謂天之君子而今之所謂鄉先生者也以余觀於樂善先生豈其人耶先生諱其字長孺自言本號叔後號與郭聲相似故轉為郭其遷徙入蜀初莫詳也今為成都人曾祖諱其大父諱其世以晦德相先廸皇考益力學為文詞知名於鄉先生幼讀父書盡傳其學皇考

蚤世先生執喪如成人喪除猶有餘戚奉母夫人極謹身率妻子約衣猏食操井臼以養無懈時間遇親疾輒憂恐緼火結帶晨夕侍不去疾平乃已先生家居陋甚然徒步出入里閭人望之常辟易其耆壽以先生篤於親故多遣子弟持脯幣助給太夫人瀡瀡裘葛費先生得之不以一錢私妻子悉歸親所數奉甘脆美好物親欲必供未嘗以有亡為解親没先生哀毀骨立畚土成墓廬其旁三年遂菜食終身先生鮮兄弟獨從兄存尤

困憊先生輟食飲饋之比其疾革有老父穉女在先生趨告之曰兄毋憂其能為兄身任之即日迎館於家既辦喪與葬竟奉其父如父已歿送如禮撫女如子已長嫁以時異時先生從祖父母及叔父母皆無後委棺客土先生傾所有舉四喪葬髙原春秋奠享必及無闕舅有孤兒體下不立先生携歸教畜為娶婦有子毋黨之祀賴以無絶先生氣體夷粹吶吶似不能言遇人無貴賤磬折下之然其中端挺不倚終日劇談無駁雜慢戲

半語故鄉人之善者親附其不競者尊憚之平生惟好書無他嗜丹鉛點勘筆不去手自經史百代之書浮屠黄老之教下暨陰陽地理醫卜之藝吐納煅煉之術皆研盡其妙有易解十卷書解七卷老子道德經解二卷三教合轍論二卷蔬食譜一卷歌詩雜文十卷以為立身揚名莫如孝作孝行圖守節高蹈莫如隱作高逸圖善惡之應猶影響作陰德雜證圖各為之論述傳於其徒時朝廷設八行科求篤實尤異之士鄉老喜相語曰

吾里有人矣於是合千百人狀先生美行於縣於府以十數府縣以禮延置鄉校將薦諸朝會先生病卒年若干實某年月日也娶張氏生一子某登上舍第二女未嫁以某年月日葬某鄉里其友人楊匯曰自古賢者沒有易名請謚曰樂善先生而東蜀楊天惠誄之以文凡先生之獲於人者其斯而已矣頤不已薄哉然以聖可為子而彊為善頗能自將要必能起其家者則天之報先生其亦奚薄哉誄曰

嗚呼先生肫肫於食貧而安矻矻於為善而樂若猶可及然至其所以用貧以養親以裕子以博施於人而物我皆無憾焉是不可及已弱無固壯無專老無在死無餘此元次山所以哀紫芝者顧其於先生亦云嗚呼先生其果可以戒塗之淫佞也夫其眞可以配古之卓行也夫

房季文誄　　前人

季文房氏名彪曽祖諱其父諱某偕以邁徳為成都聞

家曰予假館於其家園季文從予學文最開敏有精識然不樂效書生作應用之詞尤羞與鄉校少年伍予曰予親之髮垂領矣曰望子速化巨若何季文蹷然起為一再試學官皆異等後三年訪予於郢文益工行益峻潔又二年從予府城之客舍則勝言翛翛逼人予曰子何自得此季文曰彪比師者而友謙之二子皆大士也請介以交於先生予曰固願之然恐難致耳季文曰彪能致之居有間二子不來予問故於原父原父曰前一

日季文死矣某某柎髀嘷失涕實某年月日也於是其母
若兄將以是歲月日葬之某鄉某里而乞銘於予予弗
忍銘也姑誄之以遺之季文妻某幾歲誄曰
予頃疑仲尼聖之盛也頗遺恥於少賤旣老而後集
成又經怪子雲賢之尤也仍竊悔於少作葢晚而後
覃經顧顏子迺交臂於壯齒而童烏騁談玄於稚齡
斯巳奇矣然造物者胡不旣其實而司命者忍復隕
其英吁嗟季文子予無以啗若矣請問諸決漭之庭

哀詞

寧寃　　張商英

熈寧元年六月壬戌有星隕於張氏之宅是夕也予兄殿中侍御史次功卒明年三月乙酉葬於雙流縣之闕泉鄉從父塋禮也兄敏悟出於天稟十歲通五經善綴文是時祿寺府君自三江之新穿徙居於江原之金馬有鄉先生號為碩儒次功就學歲餘曰才有餘而道不足不可以為吾學府君異之以一壥土購書千餘卷資

其讀次功閉户刻苦力學或半歲不識肉味年十八鄉書送至禮部後五年為解頭遂釋褐調南平決曹掾非其志也乃歎曰大丈夫進無竹素之功退無千古之名何以出人益發憤而大窮古人之道胷中所蘊瀵瀹滃渤而不能自禁於是溢為文彩項刻千字感槩以吐其憤浩蕩以快其思曠達以踈其情清苦以歛其氣至於時之理亂民之利病曉然洞見其本末而計謀識慮常在人意之表前後封章十餘上諸公聞其名以賢良方

正科薦者五六人以臺諫館閣薦者數十人自南平吏典秭歸獄遷襄州穀城縣令改東觀郎監閬州稅遷秘省丞太常博士今上即位遷田曹外郎以近臣薦其鯁正有先識之明擢為殿中侍御史正色言事不顧時忌方將大出所有以澤當世不幸以憂去職感疾而卒嗚呼次功之名暴於天下之耳目播於多士之詠歌記錄其章疏議論箴於秘府其文章流落溢於好事者之巾箱其始終大槩具於子之行狀今其葬也内不瘞志而

外不揭表次功之名亦可以萬世矣故為詞以寧其魂詞曰

遵邑門以西出兮蓊莽乎甘泉之野覽九壤而為室兮閬窈乎黮無晝夜慨俊邁之永息兮逐霜筌而奄謝遺紛垢以探元兮杳末窮夫上下歛清氣以歸蕆兮貫軜車而曉駕感淵流之噫咽兮抱遺恨而東鴻鴻靈澒其罔物兮逝有無以更化悦人世之飄游兮孰悲咷之自暇砥才伆以反戕兮彎智弧以郤射甘

大患而役形兮高不覩夫太華脩迯邈其無隩兮驥足憊而莫跨大空蕩其亡隈兮鴻羽摧而已下既明哲之是畀兮胡壽年之非假盡凉宗之薄祐兮跞百罹以予嫁蠹五内以寸裂兮涕浪浪而横灑涕與血盡兮可柰之何伊人徃矣兮遺我實多縈縈伊人兮其儀峨峨冠𡚸服孔兮躪雄蹈軻安貧力學兮一志無他晨炊不紹兮恬事絃歌鸞騫鶴翥兮匪鴐匪駉𨇨馳矆睬兮弗瞶莫佳切弗蹉糾劆譎詭兮紋相謬訛

栖停浩氣兮斞斟太和含塿躋衡兮去潢泳河鍠韶
嗄鄭兮搖衡抑蕤雄文煥爛兮乾象森羅武庫抽鏑
兮霜寒萬戈突為層崕兮漲為巨波呼號蕩海兮獰
蛟戰鼉堂堂勁氣兮不撓不阿孤篁挺節兮危松擢
柯狒脣狐貌兮敍然詆訶豪焰浡浡兮青穹上摩妙
齡升冠兮俯陟賢科扼居下僚兮珠潛於蠃嗤誚彼
已兮胡食其禾捐生取義兮感歎汨羅忠憤自許兮
沽求則那皂封瀝血兮志念時疴議論端確兮不磷

於磨如廣揩的兮如桑診瘥名擅海內兮價重鑾坡晁劉大對兮勇過廉頗安能俛首兮塵壒婆姿熙寧之主兮軒道虞德窹寐正人兮心虛席側濯濯羣公兮推挽先識僉俞允諧兮超寘言職霜簡稜稜兮豸冠嶪嶪言行俱危兮不訐不愎網愔高造兮曩謂司直高步跨右兮烈無難色抉開肺腑兮樞出丹臆寧同江萬兮漩止濤逼渾首可殊兮語不可黜一軀胡恤兮誓於報國囊裝靡釋兮日傒南極虎嘯於山兮

貆匿於棘皂鷳戞雲兮鵕鷵攏翼回聯寳珂兮伏覴
宸極一言感悟兮天衷太息隆棟鉅礎兮行睨厥力
謂可近侍兮獻替失得齋齋素畜兮臯夔益稷匪徒
藻翰兮鈒鐕紩纎方圓設施兮太熾悃愊如丹伏蒲
兮如藩扺敉噓吸淳風兮薰沐動植挹清浣汗兮拄
强揲踣布序萬矐兮躧南舎北昴暈潛白兮衡妖豈
黑愜忸勍膚兮极衽匍匐沒煙為彊兮朱耶就纆志
逭跁遡兮皎皎不惑車轂輠摧兮蘭燔香熄笑言在

耳兮音容恍惑於庭於墻兮誕漫莫測嗚呼哀哉毋垂白兮子勝嘗死者佚兮生者傷悇聚首兮號素堂哀聲苦兮白晝黄魯而存兮智而亡天乎何故兮遘此不祥感神祇之不妥兮畏山岳之摧岡駟黄螭以公舉兮懇予懐乎彼蒼蒼秘其冥造兮愍予心之愴擬假宵夢以諄諭兮漏靈機之渺茫呀九閽以洞闢兮進予趾乎玉廂曰地行之泯惰兮徒紜紜其吾殃三才剖而殊體兮吾獨牢乎隂陽蒸和融潤兮噴煥

呵凉六氣欲叶兮三辰欲光元精遺以墮世兮孰吾
弼而還相豈而世之寶才兮吾固亦珍乎畯良忽形
開以寤興兮諒神理之不荒苟詰施於善惡兮奚顔
短而跖長嗚呼哀哉維昔吾考兮志操逸羣顛沛於
善兮革家以文質衣而皦實容兮市田而購典墳門
惟蓬茅而賢轍常滿兮廪乏儋石而義聲四闢肆吾
兄之肯構兮為時卿雲擘芳桂以飄纓兮糴南畝之
耕耘嗟人事之反覆兮何變故之糾紛天澤方速於

星驛兮萑聲已咽於鄉枌悲予才之短耗疎促兮其曷以就先志而嗣清芬念獲終於正命兮予又烏能效宋玉之招魂嗚呼哀哉世衰俗薄兮仁義不施機巧競鶩兮化為洸漓已乎長往兮蛻去如遺歸無返寂兮又奚其悲戢收精爽兮隱於大儀婉元朴以長存兮縱陵谷之改移匆降而為賢人哲士兮憂患生乎有知匆瑞而為騶虞鸑鷟兮嘷豺狼而噪鳶鴟匆秀而為紫芝朱草兮山草占春以離離匆堅而為黃

金白璧兮純楮耀鋼而眩功矜奇嗚呼噫戲兮萬古有畸不知其人兮視此哀詞

祭文

祭王岐公文　范鎮

維鎮與公官事多同若一臂交常相依從公進於朝鎮退居窮窔十六年公釁日充方遂平生奄忽以終自予退居人事疏絶侍從常僚不復通謁惟公每歲過上元節置酒開罇笙歌間設樂道舊故窮歡極悅自顧耄耋

年七十八苟在人世能幾歲月今公此行豈爲永訣所恨老劣不能酹別

祭李舍人文大臨　　前人

惟靈諒直果敢著於平生於朝盡忠於人盡誠伊余與公自幼相從粤景祐中竭來之東同年登科四紀於今白首一節金玉其心近自去冬詩筒見貽三老唱酬歡如塤篪江山之興共得其時余雖勉和計方覽窺凶訃之來肝腸摧悲頳昌寓居道遠人疲遣致薄奠公其鑒

之

祭范蜀公文　　蘇軾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略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

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訃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又

前人

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策以東氣和而平徹見角圭人人自驚宋氏伯仲與司衆盟見公所為屣履以迎自毀其文以致公名士滿太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歲始以諫

起堯老將傳末有立子羣公欲言以目相視公獨發之自詭以死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復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卒老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鬪國有蟊賊當之以身力言不從遂致為臣開門接士不怨不憤羣枉既消衆屈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稱病誓不復振凡世之人有一於是翹然自名足以為貴自有其三豈不卓偉位雖顯融有不盡忠衮䄾之間顛湨之側有廬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志鍾律樂成既上疾亦告

華嗚呼昔我先人公蚤知之白首相歡往事莫追軾方
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初無一言轍來自東復館於
門曽患之不恤而惟義是敦今其云亡無復斯人

代趙端明祭范蜀公文　　　　馮山

大賢於人景星鳳凰不出則已出則為王者之嘉祥有
目者爭先覩之為快及其不復見也識與不識共惜乎
人之云亡方公妙齡起於華陽風流文彩相如子昂及
為從官而慷慨議論揚雄李固不足以比方使中州之

豪傑視蜀青衿之子而不敢詒慢者由公為之主張白首玉堂而不自知聊卒歲而徜徉先請老者七年遂濯纓於滄浪踵越相之遺風輕二踈以粃糠方元祐之訪落登耆明而賛襄凡天下之大老雜遝至於廟堂詔書旁午而不起乃引禮以抗章完始終而無虧孤高皮如太行袞繡在前而弗之顧獨友乎仲元與蜀莊嗚呼未老而歸二十年流輩零落者殆盡而公方傲睨乎林泉忽新樂之方上梁木壞於壁田乾坤倏其安往騎箕尾

而上天其不發為卿雲甘露以輝潤乎萬物則將結為精金美玉而發見於山川悲夫自昔登門屬居其後東書從師公則誘誨義兼姻婭子舍維友宦遊窮年去德滋久謂言於公當享上壽杖履從公志或可就云何一別遂不我有我欲哭之天高地厚人亡師表國失耆舊江漢竭靈岷峨隕秀千里致奠豆觴卮酒言出涕隨公其聞否

代許內翰祭李待制文　前人

惟公金馬碧雞西南之珍奮起江漢儷蹤淵雲秉筆立朝娩詞皇墳熈寧之初英彦息藻孰不紆餘以自褾襮公獨守官不少低繞拂衣西還便欲請老岷山之前有田一㕓圖史自適樂全乎天嗟予鼎來蕫獲親賢須公疾間當奉周旋云何不淑館舍是捐嗚呼性命之理在公已通昔生非有去亦無從公雖偃然人則懐公一罇一奠聊與人同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蘇轍

轍方志學從先君子東遊故都覽觀欒市解鞅精舍時
始見兄頎然如鵠介而善鳴宗黨之故情若舊識屈信
臂頃閱歲四十性直且剛纖惡不容與人盡言口如病
風惟我兄弟不見瑕玭行有利病勢有隆汙始終一意
不為薄厚交遊之間葢未始有昔我之東師則有言遊
宦如寄非可久安意適忘歸憂患所由亟還於鄉泉石
可求我志師言未返而顛師亦不待與化俱遷遣舟與
榮萬里來訃開紙失聲悔恨無所彈指西望卵塔既成

臨絶之言求我以銘自我竄逐憂病相襲緝綴清風得一忘十追懐曩好徒有此心心則不忘而病未能收淚語舟歸酌流水一生一死誠則無巳

成都文類卷五十